

三餐全包、99元就能住一天 做手指操、打保龄球、听机器人唱歌 您会考虑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短住吗

去年中秋国庆前夕，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联合辖区“一院两中心”推出了“99元乐龄短住计划”，每天花99元，老人可以住进养老中心，像上幼儿园一样“早上来、晚上回”，也可以选择连续住几天，一日三餐全包。

在养老中心短住的老人们，过得怎么样？

近日，记者“住”进一家康养中心，和一群平均年龄90岁的老人做了半天“养老搭子”。

——【体验】——

短住小半天 养老院“托老”

天刚亮透，二楼房间的窗帘一扇扇被拉开，老人们起床了。97岁的周爷爷、95岁的王奶奶，在护理员的帮助下开始洗漱。

隔壁的社会食堂飘出早饭的香味，护理员把早餐送到房间，有白粥、馒头、鸡蛋。

老人们陆续来到活动室做操。84岁的华爷爷笑呵呵地坐下，杭州缤纷康养中心负责人徐利娟凑过去，像哄孩子一样对他说：“您的血糖指标有点高，今天要查一下哦。”

华爷爷笑着回答：“没问题。科长，你最好，最关心我们。”

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，记忆停留在年轻时在工厂的日子。三四年前，女儿不放心他一个人住，把他接到了康养中心，方便每天探望。在他的世界里，自己正参加工会组织的疗养，徐利娟不是院长，而是当年的科长。

他一边“打拳”，一边告诉记者，他以前在印染厂工作过，现在在“车间打铁”。

量完血压、做完手指操，活动区支起了迷你高尔夫，保龄球瓶也摆好了。看到记者的镜头，华

爷爷比了个“耶”的手势，哈哈大笑：“我是老顽童。”

来到院子里，迎宾机器人登场了。

机器人先唱了一首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大家随着旋律，有节奏地点头。曲风一转，机器人又唱起了王心凌的《爱你》：“Oh Bye，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只一天……”听到歌声，正在晒太阳的爷爷奶奶们都挥起了手。

活动室里也很热闹。

95岁的王奶奶戴着呢子帽坐在钢琴前，缓缓弹起《东方红》。“我年轻时还组织过200人的广场舞。”她曾参加过抗美援朝，战争结束后在杭州从事财务工作，直到70岁才退休。

记者问她长寿秘诀，她说：“心宽，没什么事好生气的。还有，我喜欢吃肉。”

社会食堂又飘出了饭菜味，肉饼蒸蛋、香干肉丝陆续出锅。

老人们和护工围坐在一起，有老人把儿子给的红包塞到了最里面的衣兜里，有老人给大家分享儿女拿来的糕点，还有人哼起了越剧。

——【专访】——

清明小长假 短托服务继续

“保姆回家过年了，子女要出去旅行，老人不太想出远门。可是，老人一个人在家，子女又不放心。”徐利娟说，去年国庆长假期间，许多家庭遇到了这样的现实难题：年轻人有的要值班，有的要探亲，有的要出游，保姆集中返乡，老人无人照料。

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杭州滨江区多家养老机构推出了短期托养服务。价格根据护理等级灵活调整，每天99元至数百元不等，包含食宿、文娱活动和日常照料等服务。

这个灵活的模式，成了专业

养老服务的“体验窗口”。据了解，70%到80%体验过短托的老人，最终选择了长期入住。

“99元一天的体验，是一个亲民的切口。”滨江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短托服务既减轻了滨江区创业、安家家庭的老人照护压力，也打破了大家对养老机构的刻板印象与距离感，让更多人切身感受专业化养老服务的温度。今年春节，滨江区服务短托老人207人次。

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期间，滨江区多家养老机构将继续推出短托服务。



护理人员在陪老人打保龄球。



95岁的王奶奶在弹钢琴。



两位老人在听机器人唱歌。

——【专家】——

“短托养老” 还缺乏统一的标准

“短托养老”其实七八年前就有了，当时多是民营机构为了盘活空置床位，让老人试住。如今，这一模式再度走红，折射出家庭照护压力日益凸显的现实。许多六七十岁的“年轻老人”仍需照顾九旬父母，“短托”恰恰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“喘息”机会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“短托养老”正从民营机构的商业行为，向民政部门主导的普惠服务延伸。民政部门已开始介入，将其定位为普惠性质的托底服务，旨在让更多老人有机会体验专业养老照护。

“短托养老”模式虽好，但快速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。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缺乏统一标准与规范。养老院做短托责任大，节假日护理员人手本就紧张，要服务好新来的短住老人，需要牺牲休假、调班，很不容易。服务能否“不打折”？发生纠纷怎么办？这些都需要从制度层面明确。

上海等地已开通“养老院开放日”，让市民免费体验。杭州也会一步步往这个方向走。

从“试住”到“喘息”，从“托底”到“新潮”，“短托养老”正以其灵活性、普惠性，成为养老服务体系中的重要拼图。它不仅回应了家庭照护的现实难题，也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养老观念。

“喘息服务” 需进一步细化政策

短期照护服务在国际上也被称为“喘息服务”，出发点是让长期照顾老人的家属能够“喘口气”。

当前“喘息服务”面临的最大问题，是还没有形成一种常态化的、日常性的服务机制。目前多集中在节假日或机构有空余床位时提供，缺乏稳定性。

上海、北京等地已开展了有益探索，主要形成了两种模式。

一是“大喘息”服务，主要面向重度失能老人，由政府买单，提供7天或14天的免费机构照护，既有普惠性质，也有专门面向困难群体的安排。

二是“小喘息”服务，即日间托养，老人白天在社区托养机构接受照护，晚上回家，这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“喘息服务”模式值得大力倡导，但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的进一步细化。

可将“喘息服务”与现有制度衔接。例如，我国正推行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每周可提供数次上门服务。如果能打通政策通道，允许“喘息服务”的人住费用使用养老补贴或长期护理保险支付，将更具可持续性。针对低收入、重度失能等不同老年群体，出台更精准、更具操作性的支持政策，是推动“喘息服务”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。

据《都市快报》报道